

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激进改革派 ——巴尔塞萨·胡伯迈尔

刘甜甜

(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

提要: 随着马丁·路德开启宗教改革运动, 欧洲各地改教运动势如破竹, 其中德国改革派领袖巴尔塞萨·胡伯迈尔作为激进改革派的代表至为重要。胡伯迈尔起初是路德思想的追随者, 后支持瑞士改教家慈运理的改教事业, 最终投身于激进的改革运动成为再洗礼教会领袖, 并殉教而死。胡伯迈尔在与慈运理的论战中逐步完善了他的洗礼观, 后成为再洗礼派最为系统的洗礼观。胡伯迈尔在摩拉维亚领导的再洗礼运动实践了其早期的教会观, 在对国家和教会的关系上提出了与再洗礼派分离主义截然不同的教会观, 是宗教改革运动史上重要的改教领袖。

关键词: 激进宗教改革; 再洗礼派; 胡伯迈尔洗礼观; 教会观

作者: 刘甜甜, 青岛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副教授。Email: cathe2023@163.com;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7-1816-749X>。

1517年10月, 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布《九十五条论纲》, 揭开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此后, 他又连续发表多篇文章, 系统阐述了“因信称义”、“唯靠《圣经》”、“信徒皆祭司”等神学主张, 确立了宗教改革领袖的地位。纵观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 路德所代表的宗教改革可以被称为温和改革, 因其在宗教方面未能将改革原则贯彻到底, 在政治上则依靠诸侯权贵进行改革, 更重要的是它始终没有真正涉及社会改革。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 出现了一种新的改革趋向, 它主张彻底、深入地进行宗教改革, 遵循《圣经》教导建立真正的信徒教会, 同时要求将改革延伸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 建立更平等、更公正、更符合基督教精神的社会。这一改革趋向, 相对于路德代表的温和改革更为激进, 因而被称之为激进改革。在宗教改革初期的激进改革派中, 德国神学家巴尔塞萨·胡伯迈尔(Balthasar Hubmaier)是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在宗教改革兴起后的短短十年中, 他从一名天主教士转变为路德的追随者, 其后又投身激进改革, 最终作为再洗礼教会的领袖殉教而死。胡伯迈尔留下了许多宣传改教主张的神学著述, 从中探寻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历程, 对于我们考察激进改革思想及其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 或许不无裨益。

一、从天主教士到福音改革派

胡伯迈尔于1481年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弗里德贝格, 小时尽管家境贫穷, 仍然受到良好的神学

教育。1503年进入弗赖堡大学，1505年获得文学士学位。在弗赖堡期间，他一度因为经济原因辍学，在瑞士沙夫豪森担任学校教师，后又返回大学，开始学习神学，并掌握了希腊语和希伯来语。1512年，胡伯迈尔进入英戈尔施塔特大学，同年9月获神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即在英戈尔施塔特大学担任神学教授，并在城内最大的教堂担任本堂神甫。3年以后，他被选为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的代理校长。1516年1月，他去往雷根斯堡，担任地位显赫的大教堂布道师。1521年，胡伯迈尔离开雷根斯堡，来到莱茵河畔的城市瓦尔茨胡特担任本堂神甫。

宗教改革兴起后，胡伯迈尔逐渐被路德等人的福音改革思想所吸引，曾于1522年写信给路德，请求路德解释他的疑问。尽管没有得到路德的回复，但胡伯迈尔继续阅读路德等人宣传福音改革的文章，最终完成了从天主教士到福音改革派的蜕变。

在这一时期，路德神学中首先对胡伯迈尔产生影响的，是“唯靠《圣经》”的思想。路德在贬抑教廷和教会的权威的同时，强调《圣经》的权威地位，认为只有上帝的话语才是确立《圣经》正典的根据，教父遗训和教会传统都是为《圣经》作见证。¹路德在强调《圣经》权威的同时，提出了“信徒皆祭司”的思想：“他们声称只有教宗才可以解释《圣经》，这是蛮横想象出来的无稽之谈。”²

在胡伯迈尔皈依福音改革后的著述中，处处可以看到路德“唯靠《圣经》”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教会应该做的，是《圣经》里明确教导的事情，而《圣经》没有教导过的、或者没有明确教导的事情，教会就不应该去做。³1524年，胡伯迈尔在反驳他的大学老师、一名天主教神学家时说：“应当查考《圣经》，而不是查考教宗法令、市政会议、教父和学校。因为审判一切的，是基督所讲的道。祂是真理，是种植园，是葡萄树。”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在信仰的事情上，只能按照《圣经》的规矩。”⁴

路德神学的核心“因信称义”，其本原就来自于《圣经》。保罗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1：17》）“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马书3：28》）在倡行改教初期，路德也曾思考过圣礼问题。路德认为，教会“是所有信众的聚合体，福音会完整无缺地在其中传播，圣礼也将按照福音而忠实履行”⁵。路德把圣礼视为上帝可见的话语，是上帝所设立的，带有上帝的应许，并且是可见的物质标记。在路德看来，罗马天主教会所实行的七项圣礼中只有两项有意义，即洗礼和圣餐，其他五项圣礼不具有“神圣设立的记号和赦罪的应许”⁶，因而不能被视为圣礼。

正是路德“唯靠《圣经》”和依照《圣经》改革圣礼的思想，推动胡伯迈尔积极投身到福音改革运动之中。在去到瓦尔茨胡特后不久，他就开始传布路德的改革教义，批评天主教会的弊端，指责天主教

¹ 林荣洪 Lin Ronghong, 《基督教神学发展史(三): 改教运动前后》 *Jidujiao shenxue fazhanshi* [Hi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北京 Beijing: 译林出版社 Yilin chubanshe [Yilin Press], 2013), 132-133.

²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 Alister E. McGrath, 《宗教改革运动思潮》 *Zongjiao gaige yundong sichao* [Reformation Thought], 蔡锦图 Cai Jintu、陈佐人 Chen Zuoren 译, (北京 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9, 115.

³ Eddie Mabry, *Balthasar Hubmaier's Doctrine of the Church*,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35.

⁴ H. W. Pipkin & J. H. Yoder, tr. & eds., *Balthasar Hubmaier, theologian of Anabaptism*, (Herald Press, 1989), 53, 54.

⁵ 玛格丽特·迈尔斯 Margaret R. Miles, 《道成肉身: 基督教思想史》 *Daocheng roushen: Jidujiao sixiangshi* [The Word Made Flesh: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杨华明 Yang huaming 李林 Lilin 译, (北京 Beijing: 中央编译出版社 Zhongyang bianyi chubanshe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12, 329.

⁶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 Alister E. McGrath, 《宗教改革运动思潮》 *Zongjiao gaige yundong sichao* [Reformation Thought], 蔡锦图 Cai Jintu、陈佐人 Chen Zuoren 译, (北京 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9, 176.

士“杀死人的灵魂”。⁷1523年初，胡伯迈尔见到了瑞士宗教改革的领袖慈运理（Ulrich Zwingli），并参加了这年1月在苏黎世举行的关于福音改革的第一次辩论，对慈运理关于《圣经》权威性的主张表示支持。这次辩论之后，苏黎世市政议会站到了福音改革一边，宣布不得在苏黎世传布未经《圣经》证明的内容。同年10月，胡伯迈尔作为会议邀请的10名神学博士之一，又参加了第二次苏黎世辩论。在辩论中，他先后5次发言，强烈反对敬拜圣像和弥撒，有力地支持了慈运理的瑞士宗教改革。

在圣像问题上，胡伯迈尔引述《圣经》中的话：“有人制造耶和華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申命记》27：15），“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出埃及记》20：5），“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申命记》7：25），指出天主教会制造和敬拜圣像违反了《圣经》的教导，并且提出了如何处理圣像问题的看法：“鉴于有许多人极其执着于圣像，所以必须要认真慎重地，同时又要坚持不懈地把《旧约》和《新约》中上帝明确反对神像和偶像的神圣的话告诉人们，这些话会产生出权威和力量，到时候就可以把它们去除掉。”⁸

第二次苏黎世辩论的另一个议题是弥撒的弊端。弥撒是当时天主教会的重要圣礼，被认为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的重复和继续。在弥撒中使用的面饼和酒经过祝圣后，虽维持其外在形态，实际上变质为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圣血”。参加弥撒的信徒分食面饼后，就可以获得天主的恩典。在弥撒礼中，只有神甫、主教才可以主持，而且只能使用拉丁语。

宗教改革兴起后，福音改教派们开始关注弥撒问题。路德反对把弥撒看作是耶稣基督的献祭的传统教义，并且认为天主教会的“变质”理论是荒谬的，没有任何意义。他根据《圣经》中耶稣擘饼给门徒吃的时候所说的“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马太福音》26：26），认为领受圣餐是确实地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圣餐中的饼和酒并没有变质，耶稣基督的身体真实地临在在圣餐之中。相对来说，慈运理关于圣餐的看法要比路德更为激进。尽管慈运理同样反对把圣餐看作是耶稣基督的献祭，但他也不同意路德关于耶稣真实临在于圣餐中的看法，认为圣餐只是对于耶稣受难的纪念。同时，与明确表示要保留“弥撒”名称的路德相反，慈运理主张废除“弥撒”，以圣餐取代。⁹

在这个问题上，胡伯迈尔的观点与慈运理比较接近。在第二次苏黎世辩论中，他坚决站到慈运理一边，明确表示：“弥撒有许多弊端，最主要的弊端是把它解释为献祭。弥撒不是献祭，而是与基督之约的宣告，它所表示的是对基督痛苦受难和自我牺牲的纪念。基督一次性地在十字架上奉献了自身，之后就不会再重现了。”他在申明弥撒的纪念性质之后，又具体列举出关于弥撒问题的几点主张：一、把弥撒视为献祭，对于生者和死者，都毫无用处；二、除了纯粹的、真正的、明确的上帝之道以外，教士在弥撒中不可以传布其他任何东西；三、那些不宣告上帝之道的人不是在做弥撒；四、在弥撒中，应该使用信徒能够理解的语言，而不是使用拉丁语；五、主持弥撒的人不应该只把饼和酒给自己，还应该给其他那些在灵性上感到饥渴的人。¹⁰

除了参加两次苏黎世辩论外，胡伯迈尔还到开始宗教改革的其他瑞士城市访问，与各地的改革领袖建立起联系。“他在1521年到1523初的信件表明，他的兴趣集中于保罗神学，研习《圣经》，传布新的教义，这主要来自于人文主义者和维登贝格神学家们的影响。从1523年初，推动他的改

⁷ Eddie Mabry, *Balthasar Hubmaier's Doctrine of the Church*,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34.

⁸ H. W. Pipkin & J. H. Yoder, tr. & eds., *Balthasar Hubmaier, theologian of Anabaptism*, (Herald Press, 1989), 26.

⁹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 Alister E. McGrath, 《宗教改革运动思潮》 *Zongjiao gaige yundong sichao* [Reformation Thought], 蔡锦图 Cai Jintu、陈佐人 Chen Zuoren 译, (北京 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9, 168-179.

¹⁰ H. W. Pipkin & J. H. Yoder, tr. & eds., *Balthasar Hubmaier, theologian of Anabaptism*, (Herald Press, 1989), 27-28.

革思想和行动进一步发展的，是他与瑞士福音运动的接触。”¹¹正是在瑞士宗教改革的强烈影响下，胡伯迈尔在其教区瓦尔茨胡特的宗教改革也逐步开展起来。1524年年中，胡伯迈尔的第一篇关于改革神学的文章《十八条款》印行，公开向民众展示了其改革计划。《十八条款》第一条便是福音改革的基本教义：“让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的，唯有信。”第二条进一步明确了信的内容：“这个信，便是知道了上帝的怜悯，是祂通过奉献自己的独子展示给我们的。”在这之后，根据《圣经》记载的耶稣所说的“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马太福音》15：13），胡伯迈尔在《十八条款》中列举了天主教会的种种弊端，包括弥撒、圣像、苦行、蜡烛、圣水以及天主教会的一些传统习俗，要求对之进行改革。¹²从1524年夏天开始，胡伯迈尔开始使用德语主持弥撒，并逐步将圣像、圣物从教堂中去除。这些改革赢得了市政当局和多数市民的支持，使瓦尔茨胡特成为德国南部少数几个开展宗教改革并取得成功的城市之一。

瓦尔茨胡特当时属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胡伯迈尔在这里进行的宗教改革活动，很快就引起了奥地利当局和天主教会的注意和仇视。在他从苏黎世回到瓦尔茨胡特后不久，就因为“参加路德派”和“错误地解释《圣经》”而受到奥地利当局的指控。此后，奥地利当局又下令逮捕和惩处胡伯迈尔及其信徒。但是，瓦尔茨胡特市政会和民众支持胡伯迈尔的改革，拒绝执行奥地利当局的命令。这样，在胡伯迈尔领导的宗教改革开启后，瓦尔茨胡特和奥地利当局以及天主教会实际上处于一种敌对状态。¹³

二、再洗礼运动神学家及其洗礼神学

作为宗教改革中的改教神学家，胡伯迈尔比较早地注意到了婴儿洗礼问题。1523年初，在第一次和慈运理会面时，胡伯迈尔就对婴儿洗礼是否具有《圣经》依据提出了质疑。1525年，在瑞士再洗礼派与慈运理分裂之前，他已经开始在瓦尔茨胡特进行有关婴儿洗礼的改革。根据《圣经》中耶稣所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28：19），胡伯迈尔得出结论认为，婴儿不应该受洗，保留婴儿洗礼是圣礼的耻辱。奉神之名的洗礼是神自己的应许，要在信徒信仰的基础上赐予他生命，因而不能随便使用。这年2月，胡伯迈尔公开发表《所有基督徒面临的公开挑战》，明确表示：“婴儿洗礼没有任何圣言作为基础。”¹⁴

瑞士再洗礼派遭到镇压后，瑞士兄弟会领导人鲁布林、格里贝尔等人先后来到了瑞士北面的德国南部地区，宣传再洗礼派的教义思想。1525年4月15日复活节，鲁布林在瓦尔茨胡特为胡伯迈尔和其他60人进行了洗礼。在复活节期间，胡伯迈尔又为300多人洗礼。至此，胡伯迈尔正式加入再洗礼派，并成为再洗礼运动的一名领导人。瓦尔茨胡特的教会在实行信徒洗礼的同时，也改革了圣餐礼，以《新约》方式进行。这年7月，胡伯迈尔发表《圣餐的形式》一文，具体地阐释了再洗礼教会的圣餐形式。“实际上，瓦尔茨胡特是如此全面彻底地进行改革的第一个城市，它重新改造了进行洗礼和做圣餐的礼仪。

¹¹ Torsten Bergsten, *Balthasar Hubmaier: Anabaptist Theologian and Martyr*, tr. by Irwin J. Barnes & William R. Estep, (Judson Press, 1978), 86-87.

¹² H. W. Pipkin & J. H. Yoder, tr. & eds., *Balthasar Hubmaier, theologian of Anabaptism*, (Herald Press, 1989), 31-34.

¹³ Torsten Bergsten, *Balthasar Hubmaier: Anabaptist Theologian and Martyr*, tr. by Irwin J. Barnes & William R. Estep, (Judson Press, 1978), 91-96.

¹⁴ John Howard Yoder, "Balthasar Hubmaier and the Beginnings of Swiss Anabaptism," *The 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Jan., (1959), 6-7.

同时，它的那些改革还得到了市政当局的赞同。”¹⁵在胡伯迈尔领导下，瓦尔茨胡特的再洗礼派教会一度成为规模最大的再洗礼派教会。

胡伯迈尔接受洗礼、成为再洗礼派领袖时，正值慈运理等主流改革派从神学角度对再洗礼派发起攻击，试图从根本上摧毁再洗礼运动之时。在这样的形势下，再洗礼派必须有具备相当分量的领袖人物在神学观点上对慈运理等人的抨击做出回应，以证明再洗礼教义的合法性，推动刚刚兴起的再洗礼运动茁壮成长。这一理论性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能够熟练掌握拉丁文《圣经》和德文《圣经》的基督教学者、早期再洗礼派中最为博学的神学家、具有神学博士、教授头衔的胡伯迈尔身上。

在接受洗礼、成为再洗礼派之后不久，胡伯迈尔于7月1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再洗礼教义文章《基督徒整个生命的概要》。在这篇文章中，胡伯迈尔论述了基督徒“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5）的整个过程。“首先由神的发动带来了信，从而使悔改成为可能，而只有在对神的发动回应之后，进行洗礼才是合适的。因此，洗礼与信相关。外在的洗礼既是承认上帝救赎行动的信仰的表白，也是在进入教会之前在教会面前对这一信仰的表达。”¹⁶在这里，胡伯迈尔把再洗礼信仰的中心概念信徒洗礼简要地表达了出来，其后，他又在一系列论著中更为系统地阐释了他的洗礼观。

慈运理5月28日发表《论洗礼、再洗礼和婴儿洗礼》，攻击再洗礼派的信徒洗礼，为婴儿洗礼辩护。针对这篇文章，胡伯迈尔于7月11日发表《论信徒的基督洗礼》，对慈运理进行反驳。11月5日，慈运理发表《对胡伯迈尔博士关于洗礼的文章的真实、彻底的回复》，对胡伯迈尔的批评做出了回应。对此，胡伯迈尔又写了《胡伯迈尔博士与慈运理硕士关于婴儿洗礼的著作的对话》，继续与慈运理进行论战。此后，他又在其他文章中对洗礼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论证，比较完整地形成了他的洗礼观，成为再洗礼派在洗礼问题上最为系统的理论体系。

大体说来，胡伯迈尔的洗礼观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1）信徒洗礼的《圣经》合法性；（2）洗礼的意义；（3）三种洗礼。

首先，胡伯迈尔大量引用《圣经》文本，论证了信徒洗礼是唯一合乎《圣经》的洗礼，而婴儿洗礼在《圣经》中找不到任何支持。他一一列举了《圣经》中有关约翰洗礼、使徒洗礼和基督洗礼的文本，并加以分析。比如，在论述基督洗礼时，他列举了有关经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28:19）“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16:）通过对这些经文意义的解读，胡伯迈尔明确指出，无论是约翰洗礼还是基督洗礼，正确的过程都是：（1）上帝的话语；（2）倾听；（3）信；（4）洗礼；（5）事工。因此，在洗礼之前，必须要先倾听上帝的话语，悔改，信并且表白。然后，“他必须被施以水洗礼，藉此，他公开表白他的信和目标”¹⁷。

精通希腊文、拉丁文的胡伯迈尔引经据典，同时运用慈运理本人翻译的《圣经》文本，驳斥了慈运理对《圣经》文本的错误解释以及据此对再洗礼派进行的抨击，有力地论证了信徒洗礼的《圣经》合法性。他得出结论说：

¹⁵ H. Wayne Picin, "The Baptismal Theology of Balthasar Hubmaier," *The 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Jan., (1991), 35.

¹⁶ H. Wayne Picin, "The Baptismal Theology of Balthasar Hubmaier," *The 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Jan., (1991), 37.

¹⁷ William R. Estep, *The Anabaptist Story*,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60.

从《圣经》所有这些文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为所有那些之前接受过上帝的话语的教导并成为信徒的人进行的洗礼，都是正确的，是以基督方式进行的洗礼；而那些额外造设出一种之前不进行教导的另类洗礼的人，都是错误的，他们是剥夺了我们真正洗礼的骗子大师。¹⁸

据此，胡伯迈尔坚决否定了婴儿洗礼，认为婴儿洗礼违背了上帝的意志：“第一个问题：在上帝的话语中，婴儿洗礼是否遭到禁止呢？回答：是。由于为信徒洗礼是命令，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已经禁止为那些尚未有信的人进行洗礼。……婴儿洗礼是徒劳无用的事情，在《圣经》中的任何地方都读不到它的表述。‘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以弗所书》5：11）¹⁹

根据《圣经》中关于洗礼的教义，胡伯迈尔强调指出，没有《圣经》依据的婴儿洗礼是不必要的、无用的，会让上帝憎恶。他反驳慈运理对再洗礼是二次洗礼的指责，认为婴儿洗礼根本不是洗礼，因为“奉父、子和圣灵的名进行的洗礼发生在一个人首先承认他是一个有罪的罪人的时候，发生在他现在相信他的罪通过耶稣基督而得宽恕、并且决定此后按照基督的原则生活的时候”²⁰。因此，再洗礼派所施行的洗礼并不是重复洗礼，而是在信基督之后施行的真正洗礼。

对于实行信徒洗礼是否意味着不能受洗的婴儿得不到拯救的问题，胡伯迈尔回答说，仅仅根据《圣经》得出婴儿将受到诅咒的结论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在他看来，上帝不会诅咒婴儿，他“能够通过恩典很好地拯救他们，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善，也不知道恶”²¹。

其次，胡伯迈尔论述了洗礼的意义。他和许多改教神学家一样认为，除了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外在行为可以净化灵魂，所以洗礼不能洗去任何罪，不具备拯救的意义。而他，作为信徒洗礼的倡行者，认为信必须在洗礼之前，只有信徒的洗礼才是真正的基督洗礼。那么，洗礼的意义何在呢？胡伯迈尔说：

奉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进行洗礼，或者奉我们的主耶稣之名进行洗礼，只不过是内在的信的公开表白和标记，是一个誓言；一个人通过洗礼，通过在所有人面前外在地做出的外在的表示，表明他是一名罪人。……同时，洗礼也表明，他相信，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他的罪得到了宽恕。²²

这就是说，洗礼是“罪得宽恕”的洗礼，是信徒在信众面前公开承认和表白他的信仰的表示，是他内在的信的外在表露。通过洗礼，他向信众承认并保证，他相信他的罪已经通过基督的死得到了上帝的宽恕，他从此之后将顺从上帝，相信基督。

胡伯迈尔还进一步论述说，洗礼还表明信徒从此加入到教会之中，成为教会的一员，同时也把训诫他、惩罚他、驱逐他和重新接纳他的权力给予了教会：

没有水洗礼就没有教会和牧师，也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出于兄弟情的训诫、逐出或再接纳。……必须有一个外在的表白或见证，使得兄弟姐妹相互认识，因为信只存在于内心。当一个人

¹⁸ W. Pipkin & J. H. Yoder, tr. and eds., *Balthasar Hubmaier: Theologian of Anabaptism*, (Herald Press, 1989), p.135.

¹⁹ *Ibid.*, pp.136-137.

²⁰ H. Wayne Picin, "The Baptismal Theology of Balthasar Hubmaier," *The 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Jan., (1991), 41.

²¹ H. W. Pipkin & J. H. Yoder, tr. and eds., *Balthasar Hubmaier: Theologian of Anabaptism*, (Herald Press, 1989), 140.

²² Eddie Mabry, *Balthasar Hubmaier's Doctrine of the Church*,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94), 139.

接受了水洗礼，他就公开地表明，从此以后，他将按基督的规条生活。通过这一保证，他就把自己交给了姐妹兄弟，交给了教会。这样，当他违规犯错时，他们就有训诫他、惩处他、革除他和再接纳他的权力。²³

可以看出，在胡伯迈尔那里，洗礼不仅是信徒表白的公开见证，同时也是信徒责任的公开保证。信徒通过洗礼加入到教会之中，就有责任遵从基督的教导，按神圣的上帝的话语开始新的生活。一旦他违反了自己的承诺，教会就有权力按自己的纪律来处罚他。这样一个观念，即先有信然后有洗礼，洗礼后就要遵从基督过圣洁生活的观念，更明确地表现在胡伯迈尔洗礼观第三方面的内容上，即三种洗礼的思想。

在《胡伯迈尔博士与慈运理硕士关于婴儿洗礼的著作的对话》中，胡伯迈尔在讨论《圣经》中提到的洗礼的种类时说：“如果之前没有内在的灵的洗礼的话，外在的洗礼就毫无意义。”他认为在耶稣在《圣经》中提到的洗礼有三种：有时指的是灵的内在洗礼，比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翰福音》3：5-6）有时指的是外在的水洗礼，比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28：19）有时指的是他之后的受难，比如：“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地迫切呢！”（《路加福音》12：50）²⁴在这里，他初步提出了三种不同洗礼的观念。

其后，胡伯迈尔又在1527年初撰写的关于教会基本原则的《基督教义问答》中，把三种洗礼的思想更为清晰地表达出来。在这本以对话形式写成的小册子里，他进一步论述了他的洗礼观，阐释了三种洗礼的思想。这三种洗礼分别是：灵洗礼、水洗礼和血洗礼。他说：

灵洗礼是圣灵通过上帝实实在在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引发的内在光明。……水洗礼是圣灵的内在洗礼的外在的、公开的证明，一个人用它在所有人面前表白他的罪，也以此来证明他相信他的罪已经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而得到宽恕。因此，一个人也外在地加入进、并通过水洗礼合并入教会的团契中。这个人也在口头上公开地向上帝发誓并且以父、子、圣灵之力同意，他从此以后相信他的圣言并按他的圣言生活。……血洗礼是肉体每日的苦行，直至死亡。²⁵

在胡伯迈尔看来，灵洗礼表明了圣灵的必要作用，通过灵洗礼，圣灵的作用就和聆听上帝的话语结合起来，成为水洗礼的前提。而随着内在的重生和外在的水洗礼而来的血洗礼，是一个真正信徒所必然面临的痛苦，是每日都要让欲望顺从上帝意志的无休止历程，因为肉体只希望按照它的欲望生活，因此每天都要与肉体斗争，把它制服。可以看出，胡伯迈尔把洗礼看作是信徒整个基督徒生命的全部过程，从灵洗礼到水洗礼再到血洗礼，信徒一生都处在洗礼之中，通过洗礼，使自己聆听上帝的话语，遵从基督的教导，过圣洁的生活。

²³ H. W. Pipkin & J. H. Yoder, tr. and eds., Balthasar Hubmaier: Theologian of Anabaptism, (Herald Press, 1989), 127.

²⁴ Ibid., p. 18

²⁵ Ibid., pp. 349-35

胡伯迈尔的洗礼思想在再洗礼神学的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在其他一些再洗礼派的洗礼思想中，往往可以看到胡伯迈尔的影响。另一方面，胡伯迈尔的神学思想也是在与其它再洗礼思想的交流中逐渐形成的，在其中也能看到瑞士和德国南部其他再洗礼派提出的思想内容。

1525年底，奥地利占领了瓦尔茨胡特，胡伯迈尔被迫逃亡，他在瓦尔茨胡特建立的再洗礼教会逐渐衰落。此后，胡伯迈尔先后流亡到苏黎世、奥格斯堡等地，继续进行再洗礼传教活动。1526年7月，他来到摩拉维亚的城镇尼科尔斯堡，得到当地领主的庇护和支持，在这里建立起了规模很大的再洗礼教会，他的再洗礼神学也在他的再洗礼活动中不断发展。

三、早期再洗礼教会领袖及其教会观

摩拉维亚位于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境内，当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室统治之下，分别由一些王室贵族进行管理。在这些贵族中，出于各种原因，有一些人对再洗礼派持赞同或宽容态度，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摩拉维亚成为在其他地区遭受迫害的再洗礼派理想的避难地，许多来自不同群体的再洗礼信徒先后逃亡到这里，在这里继续进行再洗礼活动，摩拉维亚因此得到“应许之地”的名号。

在摩拉维亚最初的再洗礼派群体当中，规模最大的是胡伯迈尔领导的再洗礼教会。1526年7月，胡伯迈尔来到摩拉维亚的尼科尔斯堡，成功地使统治这一地区的几名贵族和教会领袖皈依再洗礼派，从而为再洗礼运动在尼科尔斯堡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保守估计，在胡伯迈尔来到这里的一年之中，至少有6000人接受信徒洗礼，加入了再洗礼教会²⁶。有记载称，在1527年5月，一天竟有72名受洗者在尼科尔斯堡接受信徒洗礼，而这样大规模的施洗活动持续了整整两个星期。²⁷胡伯迈尔领导的再洗礼运动在尼科尔斯堡的顺利开展吸引着在其他地区遭受迫害的再洗礼信徒，许多人从瑞士、德国南部和奥地利等地流亡到尼科尔斯堡，更进一步推动了尼科尔斯堡再洗礼运动的发展。在运动发展的高峰期，在尼科尔斯堡及其周边地区活动的再洗礼信徒的人数达到了12000人²⁸。

在再洗礼运动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刚刚产生的再洗礼教会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问题。为了规范再洗礼教会的教义和宗教活动，胡伯迈尔在尼科尔斯堡创作了《基督教义问答》、《水洗礼的形式》、《基督的圣餐的形式》、《论基督教禁令》、《论刀剑》等多篇著述，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再洗礼教会观，同时还十分详细地规定了教会在进行洗礼、圣餐活动和实施禁令时所应遵循的方法和步骤。

胡伯迈尔认为，教会应当由信奉同一个上帝、同一个主、同一个信仰并把其信仰公开表白出来的信徒组成，由牧师或主教进行管理，共同进行教训、洗礼和圣餐等活动。在胡伯迈尔看来，教会应该建成一个真正的信徒群体，只有真正的信徒才属于真正的教会。

作为改教神学家，胡伯迈尔的教会对天主教会的圣礼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他认为只有洗礼和圣餐两种圣礼具有《圣经》依据，因而予以保留，不过对它们的意义做出了全新的解释。如前所述，作为再洗礼派，胡伯迈尔坚持信徒洗礼，反对婴儿洗礼，并把洗礼看作是信徒信仰的公开表示，是信徒加入基督教会的开始，是信徒责任的承诺。同样地，在圣餐问题上，胡伯迈尔也提出了自己的神学观点。他既不

²⁶ William R. Estep, *The Anabaptist Story*,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64.

²⁷ John D. Roth & James M. Stayer, eds., *A Companion to Anabaptism and Spiritualism, 1521-1700*, 无出版地和时间, 170.

²⁸ I. J. Barnes & W. R. Estep, tr. and eds., *Balthasar Hubmaier: Anabaptist Theologian and Martyr*, (Judson Press, 1978), 323.

像天主教神学那样，把经过祝圣的饼和酒视为分别变体为基督的身体和血；也不像路德派那样，认为圣餐中的饼和酒虽然没有变体为基督的身体和血，但基督的身体却临在于饼和酒之中，信徒领受这饼和酒，便是领受了基督的身体和血²⁹。关于圣餐的意义，胡伯迈尔在1526年完成的教义著作《基督教义问答》中，以虚拟的伦哈特（Leonhart）和汉斯（Hans）之间进行问答的形式阐述了他的观点：

伦哈特：圣餐是什么？

汉斯：圣餐是在教会面前的公开标记和见证，表明一个兄弟有义务去爱另一个兄弟。就像他们现在相互一起掰饼吃饼，一起喝杯中的酒一样，他们现在愿意为另一个兄弟牺牲他们的身体，倾洒他们的鲜血。他们这样做，依靠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力量，他们现在在圣餐中掰饼分酒，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

伦哈特：难道饼不是基督的身体吗？难道酒不是他深红的鲜血么？

汉斯：决不是。饼和酒只不过是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而受难和死去的纪念性象征而已。³⁰

可以看出，胡伯迈尔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圣餐的象征意义的看法，在这方面，他与天主教和路德的观点都不一样，而与慈运理的观点相类似。

同时，胡伯迈尔强调了圣餐对于信徒教会的意义。信徒在领圣餐时，通过对基督受难和死去的纪念，确认他对于教会和教会成员的承诺，即他将以基督真正信徒的方式生活，遵从《圣经》的教导，相互热爱，甚至要像耶稣基督那样，为信徒群体献出他的身体，倾洒他的鲜血。在胡伯迈尔的教会观里，如果说信徒洗礼是信徒对基督的承诺，那么圣餐就是信徒相互之间的承诺：

在洗礼中，一个人把自己交给了上帝，而在圣餐中，一个人把自己交给了邻人，就像基督为我们奉献出身体和鲜血一样，他要为他们奉献出自己的身体和鲜血。³¹

胡伯迈尔知道，要建成一个真正的信徒教会，必须要通过教会纪律来保持教会的圣洁，否则，再洗礼教会也会像宗教改革所抨击的天主教会一样，不可避免地出现堕落。因此，他从《圣经》解读出基督授予教会的权力，认为基督在复活之后即将升上天堂之际，把他所有的权力交给了神圣的基督教会，教会应该按照他的命令，把那些不按基督的方式生活，犯有罪错而又不知悔改的教会成员逐出教会。在他的《基督教义问答》中，他这样说：

伦哈特：如果受到训诫的罪人拒绝悔改，那应该怎么办？

汉斯：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有权力把他当作发伪誓者和不忠者逐出教会，实行禁令。

伦哈特：什么是禁令？

²⁹ 米拉德·J. 艾利 Millard J. Erickson、L. 阿诺德·休斯塔德 L. Arnold Hustad 编，《基督教神学导论》（第二版）*Jidujiao shenxue daolun* [Introducing Christian Doctrine]，陈知纲 Chen Zhigang 译，（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s Press]），2012，500-502。

³⁰ H. W. Pipkin & J. H. Yoder, tr. and eds., *Balthasar Hubmaier: Theologian of Anabaptism*, (Herald Press, 1989), 354-355.

³¹ G. H. Williams, *The Radical Reformation*,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Publishers, Inc., 1992), 337.

汉斯：禁令就是将其排除在教会之外，与之断绝关系。从此以后，基督教徒和这样的人之间就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困契，把他看作是异教徒和税吏，一个注定要交给魔鬼的、令人讨厌的、不守秩序的、极其有害的人。³²

胡伯迈尔还表示，那些遭到教会驱逐的信徒如果真正改过，仍然可以再次返回教会。可以看出，在这一方面，胡伯迈尔和《施莱泰姆告白》有着基本相同的态度，都认为应该加强教会纪律，以保持教会的纯洁。

应该说，在建立一个由信徒组成的、按基督方式生活的、有纪律的教会这一点上，胡伯迈尔的教会观和其他早期再洗礼派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真正使胡伯迈尔和其他再洗礼派区别开来的，是他在教会与国家（政府）关系问题上的独特思想。

瑞士兄弟会初生时期，就初步表达了建立一个与世俗政府相分离的教会的思想，而《施莱泰姆告白》将这一观念明确地提了出来，坚定地表明再洗礼教会应该是一个与政府相分离的教会。而胡伯迈尔的再洗礼教会，无论是在德国南部的瓦尔茨胡特还是在摩拉维亚的尼科尔斯堡，都是在当地世俗权力的同情、庇护和支持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胡伯迈尔在教会与政府关系问题上的思想，从而使之在早期再洗礼运动中有着独具一格的特色。实际上，正是在《施莱泰姆告白》发表之后，胡伯迈尔写下了他一生最后的神学著作《论刀剑》，针对《施莱泰姆告白》希望建立分离教会的态度和立场，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

胡伯迈尔根据自己对《圣经》中关于刀剑问题的话语的解读，对教会和国家关系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神学教义。胡伯迈尔认为，教会作为基督的王国，与罪和邪恶的现世世界是不相容的，但是，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合作的关系。在他看来，上帝分别给教会和国家授予了不同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是让堕落的人类从世界中得到救赎，从而在人和上帝之间达成和解；国家的使命是保护处在罪与邪恶世界中的教会，使之免受欺凌，从而完成上帝分派给教会的工作。因此，教会和国家之间就是一种相互合作、共同完成上帝意志的关系：国家使用刀剑保护教会，确保它的安全；教会为国家祈祷，支持国家履行上帝分派给它的工作。³³

正是基于对于教会国家关系的这种认识，胡伯迈尔认为政府有责任保护教会，他说：

为了人们灵魂的拯救，统治者有责任保护所有无罪的、和平的人，直到确然无疑地听到上帝清晰的声音传来：“现在，你们不要保护这个人了。”……因此，政府应该按照上帝的意志和真诚的命令，庇护所有受压迫的、被压抑的人，去除对他们的限制。……所以说，上帝把刀剑悬挂在政府一边，让政府成为他的仆人。³⁴

当然，胡伯迈尔也强调，政府的刀剑只能用于上帝分派给它的任务，即保护良善，惩治邪恶，而教会也只有在政府使用刀剑行使上帝分派给它的职责时，才支持政府。胡伯迈尔说：

³² H. W. Pipkin & J. H. Yoder, tr. and eds., *Balthasar Hubmaier: Theologian of Anabaptism*, (Herald Press, 1989), 353.

³³ Eddie Mabry, *Balthasar Hubmaier's Doctrine of the Church*,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181-198.

³⁴ H. W. Pipkin & J. H. Yoder, tr. and eds., *Balthasar Hubmaier: Theologian of Anabaptism*, (Herald Press, 1989), 499.

《圣经》中有两种刀剑。一种是属灵的刀剑，它被用来反对来自魔鬼的背信弃义的攻击，就像基督也用它来反对撒旦一样，这就是上帝的话语。……除了这种刀剑以外，还有一种外在的刀剑，用来保护地上的义人，威慑邪恶之人。这种刀剑授予政府，用来维持共同的领土和平。当它按照上帝意志使用之时，也被称为属灵的刀剑。这两种刀剑相互之间并不矛盾。³⁵

因此，胡伯迈尔认为教会应该支持政府，尤其是统治者是基督徒的政府。他认为，向政府交税，参加政府的军队，担任法官以及其他政府职务，都是基督徒的责任。教会成员不应把自己和国家分离开，而是要积极参与国家事务，以确保国家可以由基督徒按上帝的意志进行统治。

在早期再洗礼派关于教会国家关系的神学中，胡伯迈尔的教义显然独树一帜，这与胡伯迈尔的再洗礼教会受到统治贵族庇护和支持的现实政治境遇有很大关系。从同一个角度分析，同样在政府支持下进行宗教改革的慈运理关于教会国家关系的理解，确实与胡伯迈尔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不过，作为再洗礼神学家，胡伯迈尔的教会观与慈运理的神学观点的根本不同在于两点：第一点是胡伯迈尔从来没有把教会和国家看作为一个整体，出生在某个国家并不自动意味着会受洗进入教会。教会在本质上是和国家分离的，因为上帝给世俗世界中的教会和国家分别分派了不同的使命；第二点与第一点密切相关，正是因为认为教会和国家有着不同的本质和使命，胡伯迈尔反对强制性的教会，坚持信仰自由的观念。在胡伯迈尔看来，个人的信仰不可以被强迫，政府或者国家都不能强迫个人的信仰选择：“要让一名土耳其人或者一名异教徒信服，不能依靠我们的刀剑或者我们的火，而只能依靠我们的耐心和祈祷。”“现在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要求烧死异教徒的法令是魔鬼的干预。”1526年，他更进一步表达了对于强制性信仰的反抗：“信仰是上帝的事工，而不是关押异教徒的塔楼。”³⁶正是因为这样的根本不同，胡伯迈尔关于教会国家关系的教义仍然应该被视为再洗礼神学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四、后期与再洗礼派分离主义的分裂

由于摩拉维亚特殊的政治环境，许多在其他地区遭到迫害的再洗礼派都流亡到这里，在这里建立起许多再洗礼群体。在尼科尔斯堡城及附近，除了胡伯迈尔领导的得到王室贵族支持的再洗礼教会以外，还有一个由魏德曼（Jacob Wiedemann）等人领导的再洗礼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大多从德国南部流亡而来，其神学和实践较为激进，更多地强调末世论和财产共有的教义。此外，在教会与国家关系方面，他们并不赞同胡伯迈尔与政府合作的教义和做法，反对使用刀剑，主张建立和平的分离教会。在摩拉维亚再洗礼运动的历史上，他们被称为“带杖的人”，而胡伯迈尔教会的信徒被称为“带刀的人”。

和胡伯迈尔得到贵族支持的教会相比，魏德曼的群体人数不多，影响也不大。然而，大约在1527年初，胡特从德国南部来到尼科尔斯堡，在再洗礼信徒中宣传其以末世论为重心的教义，宣称末日将在第二年的五旬节到来。胡特的宣传吸引了魏德曼一派的许多信徒，也在胡伯迈尔的再洗礼教会中引起了思想混乱。为了澄清再洗礼的教义，稳定再洗礼教会，1527年5月，胡伯迈尔和胡特在尼科尔斯堡进行了教义辩论，尼科尔斯堡的贵族作为胡伯迈尔的支持者也参加了这场辩论。

³⁵ H. W. Pipkin & J. H. Yoder, tr. and eds., *Balthasar Hubmaier: Theologian of Anabaptism*, (Herald Press, 1989), 509-510.

³⁶ William R. Estep, *The Anabaptist Story*,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197-198.

在辩论中，胡伯迈尔和胡特关于再洗礼教会和教义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洗礼、圣餐、末世论、刀剑问题等。胡特指责胡伯迈尔建立的教会对信徒不加审查，只要申请就可进行洗礼，认为这种入会形式过于宽松，从而引起许多纪律问题。同时，他还指责尼科尔斯堡贵族对各处流亡而来的信徒不够慷慨，没有以基督的高尚精神、按基督分享财产的教导为他们提供房屋和各方面的关怀。另一方面，胡伯迈尔一方则抨击胡特的末世论教义，认为他关于末日即将到来的宣传在教会信众中制造了不安，影响了教会的稳定：“我在尼科尔斯堡也非常坚决地反对胡特及其追随者，因为他们向单纯的信众们宣传末日来临的明确时间，即就在下一个五旬节（1528年5月31日），并由此劝诱他们卖掉他们的东西和财产。”

37

不过，双方辩论的主要问题是使用刀剑的问题、交纳用于军事目的的税收的问题以及仁慈的、信基督的地方官员的作用的问题。胡特及其支持的魏德曼一派反对使用刀剑，反对向政府交纳战争税，也反对在政府中担任职务。

尼科尔斯堡辩论对于再洗礼教会并没有产生积极作用，相反，它进一步推动了摩拉维亚再洗礼派的分裂。辩论结束后，尼科尔斯堡的贵族拘禁了胡特，但胡特设法越狱，去到德国南部继续其再洗礼传教活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胡伯迈尔认为教会和政府是一种合作关系、应该相互支持的著作《论刀剑》发表之后一个月，奥地利当局就以曾经参与德国农民起义的罪名逮捕了胡伯迈尔，并于1528年3月10日将他在火刑柱上烧死。

结语

直到近来，浸礼派才将这位卓越的神学家和实践者视为宗教改革的父亲一列，一个成功的学者和布道者，一个能够完成改革并且激进地改变了旧的教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人。也正因此，他注定要受到旧有的教会和社会势力的攻击。他的神学在许多方面是中世纪晚期思想的延续，但同时他又从所有类型的改教神学中吸取了前进的动力。在宗教改革神学的帮助下，胡伯迈尔的神学连续地把内在的思想推向前进，从而发展出一个完全独立的改革的和再洗礼的神学。结果就是，他不能清晰地被归之于改革时期的任何阵营。

巴尔塞萨·胡伯迈尔生平年表

- 1481年 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弗里德贝格
- 1503年 进入弗赖堡大学
- 1505年 获得弗赖堡大学文学士学位，学习神学，掌握了希腊语和希伯来语
- 1512年 进入英戈尔施塔特大学
- 1512年9月 获神学博士学位并在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担任神学教授，担任城内最大的教堂的本堂神甫
- 1515年 被选为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的代理校长
- 1516年1月 担任雷根斯堡大教堂布道师
- 1521年 担任瓦尔茨胡特本堂神甫

³⁷ G. H. Williams, *The Radical Reformation*,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Publishers, Inc., 1992), 342.

- 1523年1月 同慈运理一起参加了苏黎世的第一次福音改革辩论
- 1523年10月 参加苏黎世第二次福音改革辩论
- 1524年 胡伯迈尔的《十八条款》印行
- 1524年2月 发表《所有基督信徒面临的公开挑战》，公开质疑婴儿洗礼没有圣经依据
- 1525年复活节为300人洗礼
- 1525年7月 发表《圣餐的形式》，具体地阐释了再洗礼教会的圣餐形式
- 1525年7月1日 发表了第一篇再洗礼教义文章《基督徒整个生命的概要》
- 1525年7月11日 发表《论信徒的基督洗礼》，对慈运理的文章《论洗礼、再洗礼和婴儿洗礼》进行反驳
- 1525年11月 发表《胡伯迈尔博士与慈运理硕士关于婴儿洗礼的著作的对话》，对慈运理的文章《对胡伯迈尔博士关于洗礼的文章的真实、彻底的回复》予以反驳
- 1525年底 奥地利占领了瓦尔茨胡特，胡伯迈尔被迫逃亡，瓦尔茨胡特的再洗礼教会衰落。
- 1526年7月 受到摩拉维亚的城镇尼科尔斯堡领主的庇护和支持，建立起了规模很大的再洗礼教会
- 1526年 完成再洗礼教义著作《基督教义问答》
- 1527年5月 与胡特在尼克尔斯堡进行教义辩论
- 1528年3月10日 在火刑柱上被烧死

The English Title:

Balthasar Hubmaier: The Radical Reformation Leader in Reformation Era

Author: LIU Tiantian, Associate Professor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 Qingdao University; E-mail: cathe2023@163.com;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7-1816-749X>.

Abstract: With Martin Luther initiating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the Reformation movements spread rapidly across Europe. Among them, Balthasar Hubmaier, a leader of the German reformers, played a crucial rol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radical Reformation movement. Initially a follower of Luther's thoughts, Hubmaier later supported Swiss reformer Zwingli and eventually devoted himself to the radical Reformation movement, becoming a leader of the Anabaptist Church and dying a martyr. Hubmaier gradually refined his baptismal views through debates with Zwingli, later forming the most systematic baptismal view of the Anabaptists'. Hubmaier's practice of the Anabaptist movement in Moravia realized his early ecclesiastical views, and he proposed a church view that was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the separatism of the Anabaptist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hurch, making him an important reform lead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Key words: Radical Reformation, Anabaptists, Hubmaier's Baptismal View, Ecclesiastical View